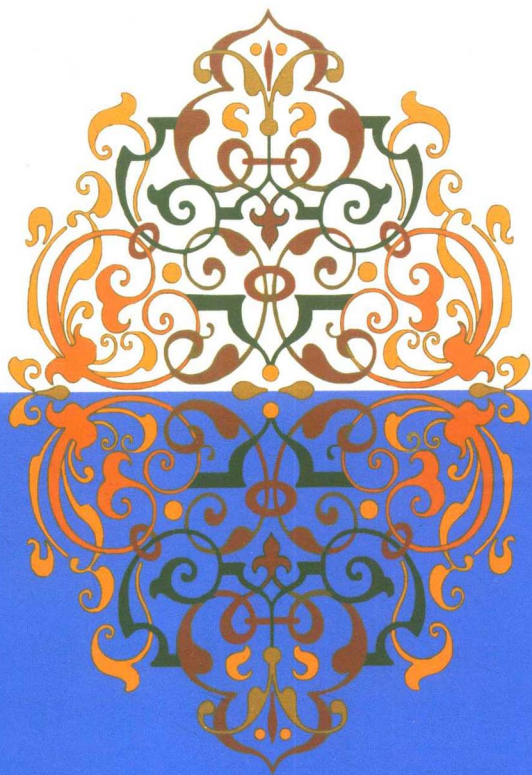


维多利亚小说中的 空间想象研究

Space Imagination in Victorian Novels

蒋贤萍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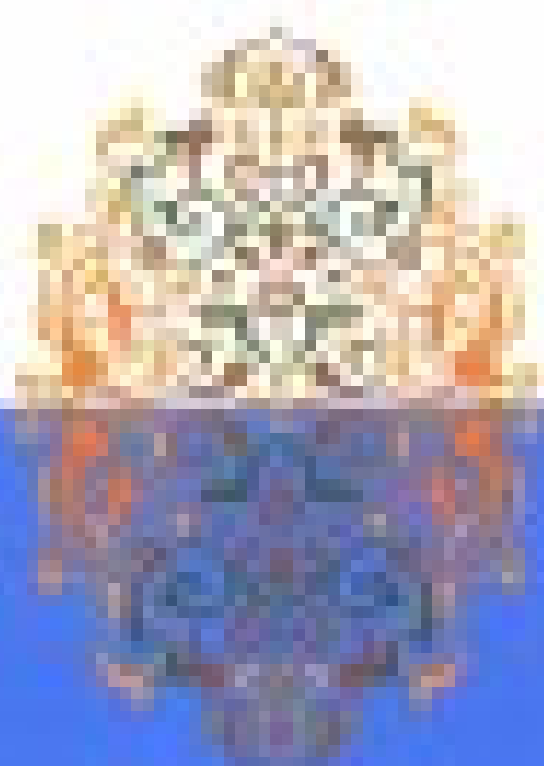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出版社

维多利亚小说中的 空间想象研究

Space, Perception in Victorian Novel

200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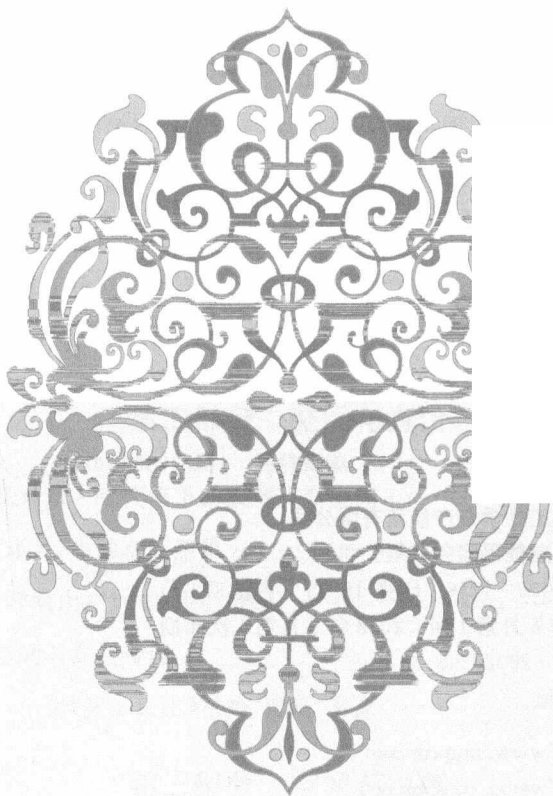
上海三联书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15XJA752002

维多利亚小说中的 空间想象研究

Space Imagination in Victorian Novels

蒋贤萍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空间想象研究 / 蒋贤萍主编.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 - 7 - 305 - 20020 - 5

I. ①维… II. ①蒋… III. ①小说研究—英国—近代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913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空间想象研究
主 编 蒋贤萍
责任编辑 谭 天 编辑热线 (025)83686308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73 千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20020 - 5
定 价 50.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文学的创作是在具体空间里发生的一个事件，作家的经历、体验与情感无不打上特殊空间的印记。单个作品，甚至一个作家的一系列或者全部作品，往往被置于一个特定的空间之内，例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汉姆生的北挪威山区，等等。甚至文学阅读也受到空间位置的影响，移民海外的人对于流散文学作品更能产生情感共鸣。空间对于文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但是长期以来文学研究对于空间的关注较少。直到 20 世纪末，文学批评界出现重要的“空间转向”。一时间，西方讨论空间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比如列斐伏尔、福柯、巴什拉等，被介绍进来，并在文学批评中加以运用。继性别、阶级、种族、自然等之后，空间成为文学研究的又一个维度，呈现出勃勃生机。

《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空间想象研究》一书是蒋贤萍带领其项目团队完成的一部以空间视角研究维多利亚小说的论著。该著作在结合文学文本与空间理论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蒋贤萍曾在南京大学英语系就读，是我指导的优秀博士研究生，她一直以来都喜欢阅读并研究维多利亚小说。早在兰州大学读硕士期间，蒋贤萍就选择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文本。在南京大学读博士期间，她也曾跟我谈起想要继续研究哈代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选择了美国戏剧研究。对她来说，这也算一个小小的遗憾。此次能够重新拾起她的兴趣所在，也无不是一件愉快之事。蒋贤萍对维多利亚小说的喜爱从未间断。在她撰写的学术论文中，大部分都是围绕经典的维多利亚小说展开，涉及的作家包括托马斯·哈代、夏洛蒂·勃朗特、艾米丽·勃朗特、乔治·爱略特、查尔斯·狄更斯等。她阅读作品很细致，对于文学叙事和想象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

早在几年前，蒋贤萍就跟我谈起过她的维多利亚小说研究计划，我也曾给予她一些适当的建议。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研究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的支持。在项目启动过程中，她不止一次专程从兰州来到南京大学，与我商

议项目实施计划。2016年11月,我也曾到她所在的西北师范大学,并召集其项目团队成员,就课题实施方案进行了有效的探讨。她非常看重这个项目,也有强烈的愿望将它做好。在她的带领下,在全体项目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这本《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空间想象研究》终于要面世,我也感到十分高兴。

这部著作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从空间与诗学、空间与身份、空间与叙事、空间与话语四个方面探讨维多利亚小说中多元的空间想象,基本涵盖了维多利亚小说中空间书写的方方面面。阅读这本书,读者能够更深地理解维多利亚小说与空间的关系。对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空间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这在国内尚属首例,是为这部著作的价值所在。这本书的整体结构非常工整,线索十分清晰,标题多富有诗意。这也是蒋贤萍一贯的风格。对于文学的喜爱,对于学术的热情,使得蒋贤萍拥有一颗执着的心,能够潜心读书,这是她的优长所在。在完成博士学业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她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力,从未中断学术的发展,出版了自己的专著《重新想象过去——田纳西·威廉斯剧作中的南方淑女》,曾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目前,她又远赴剑桥大学进修学习。作为她的导师和朋友,看到她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我感到由衷喜悦。也希望她能够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谨为序。



2017年12月于南京大学和园

(何成洲,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欧美戏剧、跨文化剧场、比较文学和批评理论研究。出版了中英文学术著作10余部,在国内和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中英文学术论文)

目 录

序	何成洲 / 1
绪论 空间与文学:理论、视角与方法	蒋贤萍 / 1

第一部分 空间与诗学

第一章 《苔丝》中的空间诗学.....	蒋贤萍 / 21
第二章 游牧生存策略下的空间僭越:《呼啸山庄》中的空间诗学	刘利平 / 42
第三章 从莎士比亚的舞台来看哈代的《还乡》	曹步军 / 55
第四章 《米德尔马契》中“家宅”的诗性思考	丁玉洁 / 70

第二部分 空间与身份

第五章 托马斯·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空间	蒋贤萍 / 87
第六章 《还乡》中的空间想象	蒋贤萍 / 99
第七章 《呼啸山庄》中的表征空间	黄福奎 / 117
第八章 空间与女性身份 ——论《荒凉山庄》中的“遮扇”意象	何潇潇 / 129

第三部分 空间与叙事

第九章 漫漫还乡路 ——《还乡》中的空间叙事功能	赵秀兰 / 143
-----------------------------------	-----------

第十章 《无名的裘德》的空间叙事	李金梅 / 159
第十一章 《远大前程》的心理空间构建研究	熊荣敏 张绍全 / 171
第十二章 《远大前程》中社会空间的构建	张清菡 / 181

第四部分 空间与话语

第十三章 《简·爱》空间策略分析	周小娟 / 197
第十四章 《无名的裘德》的异质空间解读	杨晓红 / 206
第十五章 《简·爱》中的空间逃离与“窗”的隐喻	董艳艳 / 222
第十六章 《织工马南》中的权力话语空间	张垭宜 / 234

主编与作者简介 / 247

后记 / 250

绪 论

空间与文学：理论、视角与方法

蒋贤萍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维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传统的哲学研究领域，空间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20世纪，西方文化学界出现许多重要“转向”。空间转向(spatial turn)肇始于20世纪末叶。1974年，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著作《空间的生产》问世，成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空间理论经典之一。1976年，另一位法国哲学家福柯发表题为《权力的地理学》的访谈；1984年，福柯发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一文。列斐伏尔与福柯对空间问题的关注正式开启了西方学界的空间转向。作为20世纪后半叶文化领域的重要事件之一，空间转向对当代哲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等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由于历史主义话语的影响，传统的文学研究普遍重视文本中的时间维度，而缺乏其空间维度的探索。故事的情节结构、叙事逻辑等历时性元素，向来都是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焦点，而空间只是作为事件发生的场所而存在。随着文化领域空间转向的发生，文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逐渐延伸至空间领域。在文学研究和空间哲学的对话与碰撞中，文学书写的空间批评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批评景观。

一、历史叙事与空间遮蔽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间和空间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无法割舍。但

* 本书各篇文章因作者采用不同版本作为参考依据，在中英译名方面会出现些微差别，局部统一后不影响阅读，故在此作统一说明。

是,在特定的时空当中,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历史化的思维模式中,历时性成为理论思考的依据,事物被置于历史时间维度中进行考察,旨在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在空间化的思维模式中,共时性成为理论思考的依据,事物被置于空间场域维度中进行考察,空间的并置成为研究的重点。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中,给予时间和空间的关注不尽相同,时间意识相对较强,而空间意识则较弱。空间一直被认为是沉寂而静止的,时间却是鲜活而丰富的。正如福柯所说:

对所有那些将历史与所有以下的事物混淆起来的人来说,使用空间的术语会看起来像是对历史的一种反对:进化的旧图式、生命的延续性、有机的演进、意识的进步或对存在的研究计划。如果有人开始谈论关于空间的问题,那么这便意味着他对时间充满了敌意。^①

西方哲学深受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执着于探索社会存在或世界存在之本质,其社会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历史和社会事件等宏大叙事,而日常生活世界成为其理论研究的弃儿,只是作为偶然的非本质现象而存在。在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绝对理念是最高原则,是构成世界的本原,而绝对理念外化的结果构成世界的运动与发展。在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宏大叙事中,日常社会生活的感性存在遭到排斥,从而遮蔽了人生存的此在空间。

作为我们身居的环境,空间长期以来只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背景当中,被视作空洞的容器。尤其是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重视历史时间纬度的阐释,忽视空间纬度的探索,已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牢固模式。福柯用“着魔”一词来定义此种历史学传统,旨在揭示历史书写中的空间贬值现象:

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它以不同主题的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以过去不断积累的主题,以逝者的优势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于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一个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

^①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6页。

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于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空间仅作为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运行其间的既定处所而存在。社会理论中空间维度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地理学想象力。时间意识的强化和空间意识的弱化,与现代性的历史时间观念存在紧密的联系。所谓现代性的历史时间观念,是指在线性的、因果的、逻辑的历史决定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重视历史时间纬度的探索,忽视在场空间纬度的研究,已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维定式,所有学科都遵循着历史学叙事的模式。历史主义构成此种思维模式核心理念,从而形成渗透着历史学意识的现代知识体系。

时间和历史相对于空间的优先权,在文学叙事中也有其对应物,尤其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亨利·詹姆斯等作家十分关注人物心理的刻画,将其视为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从根本上来说,此类作品中的人物是在空间中展开的时间建构,而空间成为人物发展的戏剧上演的“舞台”,只是作为一种场景而存在。

在西方哲学史上,尼采首先批判了传统的历史时间意识,并对现代历史叙事予以解构。通过叙事分析与历史探索,尼采批判了黑格尔的现代性历史观念。尼采指出,黑格尔理论体系中的历史带着客观自然规律的面纱,以“历史真实”之名,书写着理性叙事建构的历史。于是,历史叙事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不论是历史时间的确立,还是历史事件的编年,都是技术理性的建构,而历史不断发展进化的客观性描述,终究是具有“意识形态蕴含的解释模式”^②,一种历史的宏大叙事。

在20世纪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实践过程中,伴随着现代性历史的不断发展,历史时间意识逐渐掌握意识形态理论领域的话语权。在线性历史时间意识不断强化的思想传统中,空间日益成为承载历史时间演进的空洞容器,成为历史事件上演的广阔舞台。

^①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②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这种崇信历史而忽视空间、强化社会改造而忽视日常生活、关注群体而忽视个体的总体性方案,不仅没有带来福祉,反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普遍灾难。正是面对宏大叙事的总体性解放方案的失败,空间解放的问题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空间是具体感性的生活场所,只有改变空间,才能改变生活。从这种意义上说,空间改造应该是总体性解放实践失败后的替代性方案,空间政治学批判应该是革命政治学批判的一个变种,它将社会革命的宏大历史工程回落到日常生活空间改变的层面,试图通过空间的改变,特别是日常生活空间的改变,建构理想社会,这可以说是一种微观的空间政治学。在这一微观政治学方案里,空间成为抵抗政治权力压迫、寻求解放的场域。^①

随着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兴起,传统的历史叙事遭遇深刻的挑战,而当代空间意识的发展,迫使我们对传统的历史时间意识进行理论反思。

二、文化研究与空间转向

20世纪,西方文化思想领域出现过许多重大“转向”,其中包括文化转向、身体转向、语言学转向、现象学转向、存在论转向等。在这些转向中,空间问题逐渐突显,当代学术思想界将目光投向空间问题,使之成为理论思考的热点,谓之“空间转向”。于是,铭刻着18世纪启蒙色彩的空间概念遭遇重创。不论是笛卡尔式的区别于主体(我思)的客观的、同质的、广延的空间概念,还是康德式的作为容纳人类社会活动之容器的空间概念,都遭到空前的挑战。曾经一度被遮蔽的空间,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社会理论及文化研究中一个新的热点。

然而,文化学界的空间转向并不意味着空间元素从未出现在社会理论的视野当中,只是它常常处于被忽略的边缘地带。社会理论家涂尔干、马克思和齐美尔都曾经对空间问题有所关注。然而,直到20世纪后半叶,空间问题才真正成为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列斐伏尔所著《空间的生产》成为空间理论的经典文本,被誉为“在人类空间性的社会和历史意义,特别是空间想象力方面,是有史以来

^① 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25页。

最重要的著作”^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著作引起社会及文化学界对空间问题的全面关注。早在1967年,福柯作过题为《关于其他空间》的讲演,后来以《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为题发表。福柯在文中指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②。在《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一书中,爱德华·索亚指出,此文关于空间的论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化学界的空间转向将空间问题延伸至哲学理论的范畴,不仅停留在文化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当代西方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来说,空间转向成为重要的理论坐标。

在马克思的生产实践理论的基础上,列斐伏尔将社会政治研究置于空间研究的背景之上,创建了独特的空间哲学,其中涵盖都市研究、建筑学研究、社会理论研究以及文学和文化研究等。列斐伏尔对传统的空间概念予以批判,指出空间不只是“一种先在的空无,只被赋予了形式上的特征……是一个等待着填充内容的容器——即事物或身体”^③。他坚持认为,“(社会)空间并不是一种在其他事物之外的事物,也不是在其他产物之外的产物。确切地说,它纳入了所生产的事物,包含了它们在其共存和同在中的相互关系——它们(相对的)有序或(相对的)无序”^④。对列斐伏尔来说,社会空间外在的稳定性是短暂的、偶然的,它其实是一种历史空间,具有一定的深度。启蒙时代的空间概念是静态的,是一种具体化的东西,但事实上,空间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动态“过程”,并且人类的力量不断介入其中。

如果说列斐伏尔的著作为我们思考现代社会与文化的空间纬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那么福柯的著述,尤其是他的重要著作《规训与惩罚》(1975),为我们追溯了形成现代空间转换的历史谱系。尽管福柯从未系统地对空间问题进行探讨,但空间的隐喻在其论著中反复出现。如果说19世纪是历史的时代,那么20世纪就是空间的纪元,因为“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棋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

①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页。

②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③④ 引自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

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④。福柯借助地理学研究的理论视角,走进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重新审视权力、知识与空间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重新书写关于知识和权力的定义。

列斐伏尔的空间哲学深刻影响了诸多后现代地理学家的理论建构,其中包括大卫·哈维和爱德华·索亚。1973年,哈维出版的《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试图将城市与空间纳入社会批判理论的范畴。在随后出版的《后现代的状况》(1989)、《正义、自然和差异的地理学》(1996)等著作中,哈维进一步拓展其研究地图,强化其后现代地理学的社会批判力量。尽管哈维的学科领域是人文地理学,但其学术视野早已浸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哈维指出,后现代性是一种高度“压缩”的时空经验。在急促的节奏当中,生活变得空虚乏味。他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差异,指出地理学考察才是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基础。

爱德华·索亚是另一位在社会批判中融入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并以其“第三空间”理论著称,著有《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一书。作者在开篇就阐明此书的写作目的:鼓励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空间的意义和意味,重新考察有关地方、景观、城市、领土等概念。并指出:

(无论)我们有意应对日常生活中与日俱增的电子传媒纠葛,寻求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日益增长的贫困、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恶化等问题,还是试图理解全球范围头绪纷繁的地理政治冲突,我们日益意识到古往今来,始终生来就是空间的存在,积极参与着我们周围无所不在的空间性的社会建构。对这一集体创造之空间性及其社会结果的战略认识,也许前所未有的成了一种关键因素,在一切方面,从最隐秘到最全球化的方面,来体认我们当代世界的理论和实践意义。^⑤

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现代主义存在的问题日益暴露。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索亚提出“第三空间”理论,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有关空间的命

^④ 引自吴冶平《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⑤ 德华·W.索亚:《第三空间》,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页。

题。索亚要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意识:人类自古以来就生活在空间的存在之中,总是在积极参与无所不在的空间性的社会建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并认识当代世界的价值取向与实践意义。此外,索亚还著有《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与《第三空间》一道并称为“空间三部曲”。在其理论建构中,索亚专注于研究性别、种族、阶级等问题与社会生活空间的关系,从而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与当前的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反思由此产生的差异和认同的文化政治。

在空间批评领域,当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具有特殊而深远的影响。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一书中,用“纹理空间”和“平滑空间”概念阐述其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书中指出,纹理空间和平滑空间“只有以混合体的方式才能够存在:平滑空间不断地被转译、转换为纹理化空间;纹理化空间也不断地被逆转、回复为一个平滑空间”^①。空间的存在总是蕴含着纹理与平滑的力量,从而构成完美的地理哲学。纹理空间属于静态的科层化系统,而平滑空间始终处于动态的生成过程。关于纹理与平滑概念,德勒兹有着独特的地理学表述:

纹理化使得固定的元素和可变的元素相互交错,对不同的形式进行排序,使它们前后接续,组织起水平的旋律线和垂直的和声平面。平滑,就是连续的流变,就是形式的连续展开,它是和声与旋律的融合,以利于产生真正的节奏的价值,它完全就是勾勒出贯穿垂直平面和水平线的对角线的运作。^②

此外,德勒兹还创造出“生成”“块茎”“逃逸线”和“游牧思维”等空间概念,形成其独有的差异哲学,解构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思想。

其实,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早期一些思想家的著作当中。如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以及后来的一些文章中对“世界”“栖居”等空间问题的讨论,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对抒情诗所作的空间现象学解读,米哈伊尔·巴赫金在《对话的想象:论文四篇》中对小说创作中“时空交错”进行的详细分

^① 德勒兹,加塔利:《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683页。

^② 德勒兹,加塔利:《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689页。

析,以及瓦尔特·本雅明在《拱廊研究计划》中对 19 世纪巴黎的空间与文化流动所作的深入探讨。

随着空间转向的发生,空间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空间问题已不再停留在传统地理学研究的范畴,而是上升到哲理性思考的层面。正如索亚所说:

一种再度兴起的、结合空间性的清晰想象的批判性视角,开始给历史和社会研究注入思想与阐释的新模式。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有了一种我们对生活的社会、历史和空间性纬度的同时性与交互缠绕,即它们的不可分与玄妙的相互依赖性的新意识。^①

空间转向构成 20 世纪西方哲学转向的重要维度,这种人类意识的转变必然导致知识的重构与话语的重建,共同促进当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思想和历史主义的解构。

三、文学空间与理论建构

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传统的文学研究在历史宏大叙事的理论引导下,同样遵循着以时间维度为核心的批评逻辑,空间维度隐蔽其后。时间、历史、事件等历时性元素构成文学研究的主要命题,而空间只是时间性事件发生的场所,作为空洞的容器有待意义的充实。传统的文学理论以历时性研究为主要模式,关注作家的生平与创作历程,追溯文学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注重文本的情节结构、人物的性格发展以及叙事时间的推进。这样的理论倾向导致时间维度地不断强化和空间维度地不断弱化,使得文学书写中的空间问题逐渐远离文学理论研究的视线。此外,随着日益推进的都市化进程,当代空间问题变得纷繁复杂,传统的历史时间叙事已无法解释当代空间生产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运用当代空间理论重新解读文学文本,建构一种以空间为主要命题的文学理论模式,一方面有助于摆脱传统历史时间性研究的束缚,改变传统的文学理论模式,为当代文学空间的阐释提供不同的批评视角。另一方面对于认识和理解当代复杂的空间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

^① 爱德华·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页。

义。将空间元素融入文学研究领域,在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开拓一片文学研究的空间疆域,实现空间与时间的融合,这是实现当代文学理论转型的最佳契机。

20世纪诞生的现代主义文学不同于19世纪盛行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现代主义小说善于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追求以并置为特征的空间化效果,时空交叉或时空倒置成为现代主义小说典型的创作技巧。新的小说实践向旧的小说理论提出有力的挑战,进而召唤新的小说理论的诞生。正当此时,小说空间形式理论应运而生。1945年,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发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一文,其中提出一个重要的创作批评概念“并置”。所谓“并置”——

是指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与前后参照,从而结成一个整体;换言之,并置就是“词的组合”,就是“对意象和短语的空间编织”。^①

“并置”是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获得空间形式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多重故事、章节交替、主题重复以及夸大的反讽,都是空间化小说的常用策略。弗兰克给予“空间形式”的定义是,“与造型艺术里所出现的发展相对应的……文学补充物。二者都试图克服包含在其结构中的时间因素”^②。对于现代主义小说家来说,其创作对象的统一性并不存在于时间序列当中,而是存在于空间关系当中,由此实现小说空间形式的构建。

弗兰克的小说空间形式理论问世之后,涌现出许多空间形式小说作家,空间形式小说在美国盛行一时。这种小说是一种完全自觉的创作形式,放弃了传统小说创作中的人物、行动、主题发展、叙述时间等元素,代之以富有生命力的空间化元素。弗兰克空间形式理论的活力与价值可见一斑。空间形式小说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小说理论面临的危机,也对未来小说理论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继弗兰克之后,许多研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探讨,并将

^① 约瑟夫·弗兰克,等著:《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林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译序,Ⅲ。

^② 约瑟夫·弗兰克,等著:《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林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译序,Ⅱ。